

# 刻骨铭心的党日活动 立德树人的“新闻老兵”

武汉大学80岁老党员胡武的赤子初心

本报记者李伟

在武汉大学教学楼里，经常会见到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他叫胡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退休教师、教学督导，他的职业轨迹与新闻记者、大学教师、教学督导紧密关联。工作55年来，他一直从事党的新闻和教育事业，矢志不渝立德树人，不忘一名人民教师的初心，彰显了一名老共产党员的朴素情怀。

## 一次刻骨铭心的党日活动

5月25日上午11:00，胡武同往常一样，身着干净笔挺的白色衬衣，走进武汉大学樱花大道尽头——新闻与传播学院。

作为一名45年党龄、已退休20年的老党员，80岁的胡武此次应邀参加该院广告学系党支部“立德树人的使命与广告教学的责任”主题党日活动。

这次党日活动与往常一样，但不一样的是，胡武家里当天发生的事，让人刻骨铭心。

党日活动期间，胡武略显疲乏，不时微闭双眼，用左手轻抚胸口。

注意到胡武的异样，教学秘书杨力关切地询问：“胡老师，要不要休息一下？”

得到的回答，是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和“我没事，放心。”

为了此次活动，胡武认真准备了发言稿。他将自身经历和本学期听完广告学系所有本科生课程的体会结合，分享了新时期高校立德树人的教育定位和教育使命感悟。

13:40，党日活动和接下来的广告学系本科课程研讨沙龙，画上圆满句号。

胡武和各位老师一道别后，离开了学院。时针向前回拨13分钟。

13:27，研讨沙龙还在进行。

就在胡武对广告系师生提出殷切希望之时，胡武唯一的儿子、长江报业集团长江财经传媒研究院党总支书记胡江南，于13:27因病医治无效离世，年仅51岁。

原来，上午胡武的疲倦，是因为彻夜守护病重的儿子。

“早上离开病房的时候，我跟江南说，今天的这个活动是很早就定下来的，我问他能不能去，他已经开不了口，但还是坚定地挥了挥手，示意我可以来，应该来。”说起和儿子最后的告别，胡武强忍悲伤，满眼都是爱。

胡武的儿子胡江南也是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校友，胡武却从未在学院提及过儿子的情况。胡武理解儿子的要强，也深切地爱着自己的儿子，如同他爱着的教育事业，深沉而炽热。



5月25日，胡武参加广告学系主题党日活动并发言。（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供图）

## 从新闻一线到新闻讲台

胡武出生于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莲荷乡。那个年代的童年，是上山砍柴、下溪捉鱼，上学要挑着铺盖到离家20多里的小学。

胡武记得，中学时期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做又红又专”的青年。那时候，课外阅读很缺乏，看的小说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等书籍。那时候，学生们不仅一边读书，还一边插秧、割谷、修水库、筑公路、挖矿石。

也正是在那个时候，胡武对未来有了明确方向：将个人发展融入国家需要。

1961年，成绩优异的胡武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录取。

那一年，中国北京大学的开学典礼十分隆重，吴玉章校长、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先生致辞。

那是胡武平生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重量级人物，第一次聆听这么多革命前辈的谆谆教导，每一句话，都激励和鞭策着他。

大学的刻苦学习，为胡武今后的工作打下了扎实的政治理论和业务理论基础。

毕业那年，胡武被分配到湖北日报。到武汉工作近一年后，胡武被派到部队锻炼。锻炼结束

后，因政策调整，胡武又被派到咸宁日报工作。

胡武原本心里落差很大，但当被告知“你是人大新闻系的学生，才留报社的。与你一起分来的其他大学生，都下县里去听从安排了”。胡武意识到，自己能留在新闻战线，何其幸运。

思想通了，心情也就释然。

在咸宁日报工作期间，胡武经常到基层采访，做调查研究。新闻稿除了在咸宁日报和湖北日报刊登外，还常被人民日报采用。作为报社唯一的新闻科班生，胡武还被指定到鄂城、武昌、阳新、嘉鱼、崇阳、通山等地为通讯员培训班讲课。

1984年，武汉大学成立新闻系，胡武到武汉大学任教。

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胡武依然勤勤恳恳、丝毫不曾懈怠。不但主动担任本科生班主任、研究生导师，对学生谆谆教诲、尽心尽责；更全情投入讲台，沉下心来做研究。

入校第二年，胡武开设了《新闻编辑》课，并结合多年新闻工作实践，编写教材，撰写论文。

记者工作18年，教学工作16年，胡武说：人活于世，不光是做事做学问，更要淡泊

名利、学会做人、济人危难，用真诚给你身边的人带来欢乐。

2001年7月退休后，胡武继续留在新闻战线发光发热，先后在多家媒体和高校授课，培养年轻人。

这一干，又是十五载。

## 厚厚的听课“账本”

2021年2月22日，星期一，武汉大学新学期开学第一天。

胡武换乘了3趟车，来到本科生教学办公室，查阅新学期课表、修改听课感悟，“早点拿到课表，早做听课准备，心里踏实些”。

担任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学督导，胡武从不因天气恶劣而不出门，不因住家较远而少到校，不因未被通知而少听课，他的人生信条里，从来没有“缺席”。

2017年，胡武应新闻与传播学院邀请，再次返校承担教学督导工作。已是76岁的胡武说：“我是党和人民供我上的大学，国家、民族、单位和学生的需要，理当义不容辞，也是崇高的事业，能贡献一点力量，无限荣光。”

4年时间，胡武老师留下了厚厚的听课“账本”：听课逾百次，撰写感悟与建言16篇共61253字，参加师生座谈会20余次。

胡武说：“学院需要我，我就应该认真，不能把学院的需要当任务来完成，而应该倾注感情用心去做。”

事实上，胡武的督导绝不是简单听课、记录，更是听课后的深度思考、交流。从如何备课到授课语言、提问艺术，从案例选择到新闻背景、实践操作，从新闻价值观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等，胡武的督导既有对教师授课艺术的分析，又有知识点上的解读。

甘为人梯，奖掖后学。

胡武对授课教师总是不吝指导，关照有加。每一项建议都饱含着工作30多年的胡武对年轻教师的殷切期盼。

广告学系的姚曦教授和胡武接触较多，他说：“胡老师经常到我办公室坐坐，了解学术新动态、教学新要求、学生新特点，他用20岁的心支撑80岁的年龄。”

“胡老师本学期两次听我的课，他课间跟我交流时，告诉我素材选取有些分散，有些已讲过基础理论可以少讲，还告诉我加强对行业的了解。这些建议对我帮助很大。”青年教师欧阳敏感慨地说。

在本科生教学办公室担任三助（助研、助教、助管）工作的硕士生陈春，经常帮胡武打

印和修改听课报告，潜移默化受到胡武的感染，她说：“帮胡老师打印和修改文稿，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他一丝不苟地听课和写报告，这种敬业精神令人敬佩。”

## 不曾停歇，不辱使命

5月22日中午，一身正装的胡武准备出门。

这天下午，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迎来了1987级学生毕业三十周年的聚会，30余位校友回到樱花尽头的“家”。

胡武是新闻系1987级学生的班级导师。轮到胡武发言，他接过话筒，习惯性地整理了一下衣领和袖口。

“今天这身西服和衬衣都是新买的，第一次穿。出门前照镜子，孙子问我，爷爷，你今天穿新衣服了呢？这是要去哪里？我摸着孙子的头说，爷爷今天要去见最爱的学生，当然要穿新衣服啊……”

衣着讲究，这是胡武表达对奋斗在各条战线的学生的尊重。

台下的掌声不绝于耳。

30多名30年前的学生，胡武都能一一叫出名字，每个人的情况如数家珍。

关爱学生，是胡武的习惯，他乐在其中。

2020年10月23日，武汉大学教三001教室，胡武来到2020级新生研讨课的课堂听课。课程内容是教学秘书解析培养方案和教学管理规定，课程最后，胡武分享了他的感受。

“同学们，你们很幸福，通过一门课就能详细了解本科期间的学习要求。我很羡慕，你们和我那时候相比，条件好了太多。今后大部分同学会从事新闻舆论工作，但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好好读书，打好基础，练好笔杆，积极实践，是安身之本，更是立命之本。”胡武说。

话不多，情谊厚。理不深，爱心浓。

胡武说，人生最大的原则，无非正义宽容、诚实守信、淡泊名利、奋进不息。

55年间，胡武转战于新闻一线和三尺讲台，从不辞安排，从不辱使命。做记者，他时刻保持着深厚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当老师，他始终坚守教书育人的初心，辛勤耕耘在教学一线。

胡武常年笔耕不辍，翻阅其笔记，有几句话给人印象特别深刻：路，路上有荆棘，有鲜花。路，时而笔直，时而弯弯曲曲，但总是朝着前方，无边无际。

（参与采写：刘思维、王怀民）

# 黄作梅：为新中国外交和新闻事业死而无憾

新华社记者王旭

1955年4月11日傍晚，一架飞机在马来西亚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海面上空爆炸起火，机身坠入海中。机上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和随同采访的中外记者11人遇难，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遇难者中包括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

## 个人的牺牲就是牺牲小我

“他走之前就是嘱咐我照顾好家里，照顾好孩子。”92岁的雷善儒是黄作梅的夫人，66年前黄作梅与她告别的情景历历在目。

1955年4月18日，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周恩来总理亲自带队参加。得知这一消息，台湾特务策划炸掉中国代表团的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对周总理实施暗杀。在出发前，新华社香港分社已接到外交部紧急通知，黄作梅等安排工作人员数次与飞机的运营商印度航空公司交涉防范飞机被破坏事宜。

“当时我意识到（有危险），但没想到那么严重。”尽管黄作梅从未对雷善儒说过什么，但她还是从丈夫出发前的一系列紧张准备中感受到一丝不寻常。“他们头一天晚上开会到12点多。具体的情况都没有说，这是保密的。”从战争年代走来，又身处当时政治环境极为复杂的香港，雷善儒与她的丈夫一样，对危险早有思想准备。

黄作梅的五弟黄作材当时也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他曾回忆说，4月10日登机前的晚上，他和黄作梅通宵未眠。在谈到可能出现的危险时，黄作梅对其他人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共产党人就是要视死如归！”



黄作梅一家三口合影，婴儿为幼年黄伟建（资料照片）。新华社发（受访者提供）

谈到丈夫从容面对生死考验，雷善儒眼含热泪、声音哽咽：“对个人而言，从入党开始、从参加革命开始，都是准备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特务的目标是总理，我就拿这个来安慰自己：幸亏总理没在上面。我们个人的牺牲就是牺牲小我……”

只有理解那个时代共产党人的牺牲精神，

场上执行必死的任务，也难免有人会微露惧色。但是这些人却具有钢铁的意志。没有一个人乱动一下，没有一张面孔露出过丝毫的恐惧，他们全都正襟危坐，似乎没有注意到右边的熊熊烈火和客舱里呛人肺腑的浓烟。我从来没有见过对死神如此蔑视的人，也从未见过人类的勇气可以达到如此崇高的程度……”

## 时刻不忘党和人民的嘱托

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的黄作梅，在七七事变爆发后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他积极参加香港同胞抗日爱国救亡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读书会，宣传抗日救国思想。1941年6月，黄作梅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

香港被日寇侵占后，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活跃于香港的东江纵队港九大队与香港的党组织共同营救被困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文化人士及盟国人员。黄作梅是国际工作小组的组长，在营救盟军人员、与盟军互通情报等方面取得了突出业绩。

抗战胜利后，按照党组织的要求，黄作梅重返香港，筹备东江纵队驻港办事处，后任办事处主任。

1947年，黄作梅受新华社派遣前往伦敦，创办新华社伦敦分社并担任社长。

驻布拉格的新华社记者吴文焘在1985年曾这样描述黄作梅：“那时，他在伦敦租了间小房子，和另外两位同志在一起，以私人企业名义印发新华社每天的英文广播稿。我觉得他踏踏实朴，见解深沉，工作能力很强，有忠厚长者风。”他还根据自己的经验，强调在纸醉金迷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作，就要格外注意‘慎独’，时刻不忘党和人民的嘱托。”

1949年，黄作梅调回香港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后兼任中共香港工委负责人和

中共香港工作小组组长。

## 作为一个革命者，对牺牲早有准备

香港九龙山林道35号，是黄作梅一家曾经生活的地方。就在今年4月，雷善儒老人在儿子黄伟建的陪伴下重回故地。

“门牌号没变，房子早已变了。”在黄伟建的描述中，原来的房子是老式唐楼，是香港民主人士借给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黄作梅夫妇及一同在分社工作的弟弟、妹妹等十几口人居住在两套小房子里，拥挤、闷热，条件十分艰苦。

新中国成立后，新华社香港分社从初期单一转发总社文稿到向总社发回稿件，黄作梅还常在报章上撰写社论、文章和国际评论。据了解，他在香港《文汇报》曾发表数十篇国际评论。

雷善儒告诉记者，那时候大家全部心思都是工作，每天都很忙。在她的记忆中没有节假日，黄作梅每天晚上不到12点不会有空。

黄作梅39岁的生命，贡献给了新中国的外交和新闻事业。无论在他之前还是之后，这支队伍中都不乏英勇的献身者。

雷善儒认为，黄作梅牺牲后，乔冠华和夫人龚澎写的一封慰问信最能代表那一代人的信念。信中说：“作梅终于是牺牲了，牺牲在外战场上他的岗位上。作为一个革命者，我相信作梅在入党时候早有准备，而且在十多年的斗争中一直是乐于为革命献出他的生命的。他死无遗憾。”

如今，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矗立着这样一座纪念碑，碑石正面有周恩来总理的亲笔题词，背面是包括黄作梅在内的11位烈士的生平及碑文。碑文中写道：“为和平、独立和自由的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新华社香港6月2日电